

家园有树

□范育斌

树木和森林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人的一生中，让人直抵乡愁的事物很多，但是那些守望家园的古树，或许最易起乡愁。

家乡在夹漈山。宋朝伟大的历史学家郑樵在夹漈山筑草堂而著书立说，其《草堂记》所云：“斯堂也，本幽泉、怪石、长松、修竹、榛、橡所从会，与时风、夜月、轻烟、浮云、飞禽、走兽、樵薪所往来之地。溪西之民，于其间为堂三间，覆茅为居。”郑樵寥寥数语把他“夹漈草堂”的自然美景写得野趣盎然，清新秀丽，让人神往。

郑樵故里有几棵冠盖如云的冷杉。冷杉耸入云天，沉稳大度，让人仰望。冷杉是一种很古老的树种，为常绿乔木，树干端直，枝条轮生，枝叶茂密，树冠圆锥或尖塔形，四季常青。据记载，公元1152年，著名理学家朱熹先生就曾在这些冷杉下稍歇后直奔“夹漈草堂”，上山拜见仰慕已久的学者郑樵。两位当时中国的文化名人相见恨晚，抵掌而谈三天三夜，成就文坛佳话。这几株历史悠久的冷杉成为那段历史佳话的见证者。

同为郑樵故里的萍湖村的冷杉巍然屹立，蔚为壮观，传为郑樵所植。冷杉树原在古驿道边，行经驿道的

人们在此驻足歇脚。现立于新建的萍湖大桥旁边，巨大的树根嵌入石缝，虎踞龙盘于溪畔的巨石之上，树下是明朝水利专家郑球所建的著名的“郑雇陂”，陂塘山光水色，波光潋滟，风景甚美。近几年，萍湖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乡村绿化，保护古树，并以此树为中心建了一个小公园。周日回老家，我沿着溪边的步行栈道行走，乡愁里树影婆娑、鸟语花香、青山绿水的美好图景又呈现在我的面前。

家乡庄边镇的望江山，属省级森林公园，植被丰茂，琳琅满目。2012年，望江山凭其“望江云海”景观入选莆田三十六景之一。正如时任市委书记梁建勇为《望江云海》一书作序时写道：“望江山西北部原始森林，堪称植物王国。珍禽奇树，聚千年之灵气；峭岩怪石，显万古之神光；处处靓景，目不暇接；厚重文化、古迹传说，纷纭凑趣，与大自然共酿美景。”望江山在申报与考察过程中，发现当地植被类型丰富多样，长有花榈木、福建柏、长叶榧、水松、水杉、香樟、天竺桂、楠木等，还蕴藏着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南方红豆杉，有多株树龄达450年，有一株居然天生一个树洞，可容人藏身，堪称一奇。我曾经到此一游，一路上可见峭壁苍松、奇树攒空、云杉挂须、松出石隙、枯木逢春、古藤缠树、枫

树红叶、栾生双木、同根相生……还有许多百年古树，高大挺拔，直插云霄，枝繁叶茂。这些具有多样生命的历史活化石，是上苍为我们播绿送福，同时也见证了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奇迹。

春回大地，植树正当时。改革开放之初，党和国家就把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作为事关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一件大事，植树节由此诞生，如今已到第45个年头。这是一个充满绿色希望、蕴含无限生机的节日，宗亲志阳兄弟也从中看到了商机。几年前，他们在前埔村成立园林苗圃公司，在该村的下萍湖、大溪埔等地开发苗圃200多亩，栽种红叶石楠、红花檵木、黄槿、秋枫、栾树等名树2万株，如今这些树苗长势良好，一片绿意盎然，他们还计划扩大到500多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愿家乡生态美百姓富取得成效，乡村振兴结硕果。

家园有树，树是村的根，树是游子的乡愁，是永远无法割舍的。家园有树守望，心中没有混沌，只有美丽家园的青山绿水，从而在这个世界留下真诚、善良，忠厚。家园有树，能唤起家人与远方游子的神圣感与归属感，去感受那一棵棵树木所展示出来的昂扬向上的生命活力，以此砥砺前行，奔向未来。

莆仙方言童谣赏析

阿公春米

□陈文凤

阿公春米，阿嬷扫扫。
簸箕簸箕，米碎落落。
鸭子嘶嘶，鸡子啄啄。
府去府去，府去府去。

春米必定要用到碓，碓是一种农耕时代我国劳动人民将稻谷加工成米的工具。碓用石头制成，它分碓身和碓头两部分。碓身是一块方形或圆形的花岗岩，中间由石匠凿出一个圆窝，约40厘米深，上稍宽下稍窄，非常光滑；碓头则用一块长条石装上木柄制成，长条石的下端呈半圆球状。碓头也有纯用木头制成的，有的仅是一根粗的木棍，可用来舂糍粑等。

如果加工的稻谷数量较多，人们一般先用一种叫作砻的农具去掉谷壳，再用碓舂成精米；如果数量较少，则只用碓直接加工。明朝诗人高启“新妇春粮独睡迟，夜寒茅屋雨来时”诗句的生动描写，就是古时劳动人民春米时的真实写照。

春米时，先把适量稻谷置于碓中，再抬起碓头朝稻谷使劲舂去。春时会有一些稻谷跳到碓面上，甚至跳出碓外。阿公春米时也难免有这种现象发生，只见阿公春着春着，不断有稻谷跳到碓面上或碓外。这时坐在碓旁的阿嬷就会用小簸箕，把跳到碓面的稻谷扫进碓中，把跳出碓外的稻谷扫拢，再倒入碓中。阿公春着春着，这中间还要不时停下，让阿嬷把脱落的谷壳予以扫除，如此反复，直到把稻谷舂成米。

春米时阿公出大力，接着就要看阿嬷的了，因为春好以后，大米中还掺杂着米糠和细碎的谷皮，需要将之簸去。使用簸箕杂物是阿嬷的拿手好戏，这时就看她大显身手了。

只见阿嬷舀了一瓢刚舂出的半成品米，放入簸箕中，双手把住簸箕，上下不停抖动，刚舂出的米也跟着不停跳动。不知怎么的，就像变魔术似的，精米会往阿嬷身边靠拢，米糠和碎谷皮则往前头集聚。这时，随着阿嬷的手一抖，腿往回一退，簸箕往胸前一缩，米糠和碎谷皮就纷纷飘落地面。如此反复几次，簸尽杂质，白花花的精米就加工好了。

即使阿嬷的工夫再高，也难免会有些许米粒或碎米洒落地板。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家养的鸡鸭见状，也会跑过来争食。只见鸭子一摇一摆地趋上前，扁嘴急速吞咽，嘶嘶有声。鸡子更是急不可耐，不停地啄食，一啄一个准。阿公见状，急忙上前驱赶，边驱赶嘴里边发出“府去府去”的驱赶声。原来“府去府去”是驱赶声呀！

每当小朋友吟唱到这里时，往往会有赶鸡鸭状，把对方当作鸡鸭，双手往前一挥一挥，嘴里喊着“府去府去，府去府去”，互相不停驱赶，笑成一团，闹成一团。

也许小朋友会有疑问，米糠不就是拿来喂鸡喂鸭的吗？为什么要驱赶呀？原来过去农家养鸡养鸭，鸡鸭一般吃的都是厨余食物，吃的糠也是粗糠，细糠和碎米是要拿来喂猪的。过去农家喂猪，在出栏前，往往要喂一些营养较高的食物，以便催肥。那时碎米和细糠就会派上用场，因此公舍不得让鸡鸭吃，才驱赶的。

一首童谣就是一幅生动的农家劳动小景，充满活泼泼的农村生活气息。

瓠子的清欢

□田秀明

立夏一过，菜市场上的瓜果蔬菜便多了起来，绿油油的丝瓜、黄瓜，青碧碧的瓠子，一条条整齐地排列在货架上，水灵灵的，青嫩嫩的，惹人喜爱。瓠子是我的最爱，每回逛菜市场，都要在卖瓠子的摊点前停留片刻，隔三差五地还要买上一条尝尝鲜。

瓠子属葫芦科植物，为葫芦的变种，一年生攀援草本，又名瓠瓜、甘瓠、甜瓠、净街楂、龙密瓜、天瓜、长瓠等。瓠子叶柄纤细，果实粗细匀称而呈圆柱状，直或稍弯曲。《群芳谱》里写道：“瓠子，味淡，可煮食，不可生吃，夏日为日常食用。”《食物本草》里也提及，“主利大肠，润泽肌肤”。宋代诗人王洋有诗称赞：“旁无粉黛笼金锦，顿解饥寒瓠子羹”。

瓠子在乡间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菜蔬，家家户户都会种上一两株，从来不会种在大田或者菜园里，大多是在犄角旮旯里。每年开春，母亲都会在墙角边随意丢下几颗瓠子的种子，雨一淋，种子就冒出了嫩嫩的芽，过不了几天，青嫩嫩的藤蔓顺着搭好的架子，爬上了墙头。风一吹，就开出了白色的小花；再一吹，就结出了油绿的瓠子，仿佛这瓠子不是一天一天长大的，而是被风吹大的。

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里说到过瓠子，“瓠与麸薄切，各以料，煎麸以油，煎瓠以脂，乃熬葱油，入酒共炒，瓠与麸熟，不惟如肉，其味亦无辨者。吴何铸宴客，或出此。吴贵为后家，而喜与山林友朋，嗜此清味，贤哉！”乡下人家恐怕是难以吃出瓠子的肉滋味的，随手摘下两条，去蒂剖皮，削成片状，炒着吃，熬汤吃，或者做上一锅瓠子面条，便觉是尝到了瓠子的清欢之味。

我最喜欢的是碗瓠子汤，就像知堂老人说的那样：“夏天吃饭有一碗瓠子汤，倒是很素净也鲜美可口的。”切成片状的瓠子，入油锅爆炒，加水煮至滚沸，切入两块嫩豆腐，再加上十数只青虾，最好是带籽的籽虾，熬煮片刻，一碗瓠子汤就做好了。瓠子甘甜泛绿，豆腐浓香嫩白，河虾鲜美透红，尝上一口，好像有万千滋味在齿颊间迸发，到最后就连汤都鲜得舍不得留下一口。

元代王祯在《农书》里记载：“瓠之为物也，累然而生，食之无穷，烹饪咸宜最为佳蔬。”对于生活在乡下的人来说，瓠子或者算不上是“佳蔬”，向隅而生的瓠子，就像是一个被人遗弃在角落里的弃儿，想起来就去浇上一舀子水，任由它自由自在地生长。瓠子也不娇贵，长着长着，藤蔓上一条一条，挂满了青嫩的果实。

人间有味是清欢。平静简朴的生活里，总会有一种清淡的欢愉，让我们去喜欢，去热爱，就像夏日里的瓠子，那样的甘甜，那样的清香，让人快乐着、幸福着，或者这就是瓠子的清欢吧。

三代衣箱橱

□朱祖厚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一对红漆土格箱陪着一位缠足的女孩，出嫁到我家。她是我的祖母，出生于1888年，属鼠，祖父小祖母一岁，属牛。我懂事起，祖父母就一直住在我家“后房”。眠床宽度只有一米，莆田话叫“六价铺”。这张床原来是曾祖父个人睡的简易床铺，1941年曾祖父去世后，祖父母继承了这份遗产。到祖父1959年去世时，祖父母在这张宽一米的眠床上挤着睡了18年之久。

那两个土格箱就在这张一米宽眠床上方的板架上搁着，一直到祖母去世的1965年。土格箱的衣物里有祖母少女时代亲手绣花的手帕荷包，还有她亲手剪出的圆圆的红纸花，那是祭祀时用来贴在祭品上的，纸花上有隽秀的行楷字“顺风顺水”“福禄寿”“财丁俊发”等等。晚年的祖母患上“头风贯眼”的病，已经双眼失明了，祖父去世后祖母又瘫痪在床，土格箱里有她再也无法抚摸到的珍藏。不知道床上方笨重的土格箱是否是祖母一生的重压，她的幸福和梦想都停留在她的土格箱里，停留在她的纸花上。我猜想祖母瘫痪在床那几年回忆最多的一定是她的少女时代。

母亲出生于1921年，是家中老大。娘家在曾经的林墩水闸边，附近有几家商行。因为家庭贫困，母亲在少女时代便到商行当搬运工，赚钱贴补家用。1941年母亲以16大担谷子(1大担合80公斤)折价的聘金与我父亲订婚。岂料抗战后期，民生维艰，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订婚当时折合的聘金到1944年只能买4大担谷子。祖父母仍然无法为父亲拿出那一笔聘金，贫困的外公外婆无力备办嫁妆，女儿二十多岁了，只好催促我父亲赶紧把我母亲娶回家。我外婆的堂哥是卖花郎，天天挑着担子四处游乡，贩卖妇女孩子饰品玩具，排行第六，人称“花六”。“花六”公心疼侄女，自己没有多少钱，却仗义无偿为我母亲备办嫁妆。

母亲的嫁妆是两只立式“橱子箱”，下有四个踢脚，前面有两个橱门，橱门上面雕刻花鸟，橱子里有两个小抽屉。我学木工时还做过这样的橱子箱，很多人家嫁女用的。橱子箱容量非常有限，不够一个人装夏服用。所以，如同祖母的土格箱，母亲在橱子箱里装的是她一直舍不得穿用的衣物。母亲长年打赤脚，嫁妆中有一双布鞋，只是在春节回娘家时偶尔穿一下，回来就又马上洗净收起。这双鞋子到她老年时还在橱子箱里。嫁妆中还有一件玉色花棉袄，布纽扣从脖子下斜向腋下一直扣到右衣襟，她从来都舍不得穿上。我读初一时冬天寒冷感冒了，母亲拿出她的花棉袄逼着我一直穿到天气转暖。

1956年，有一天我父亲说要去涵江买衣橱。不知道路上怎么折腾，到天黑才把衣橱用船转运回来，是二手的，约180公分高，110公分宽，前后深65公分，而且连橱门在内，除了外框支架，凡是用板之处，都是整块很厚的实木面板，所以这个衣橱非常结实，即使空着，两个人根本无法抬动。店家告诉我父亲这衣柜是温州款式。父亲花了6万元买的，当时的6万元实际上就是6元钱，因为那时的工作人员月工资大概是20到30万元。酱油0.5公斤是300元左右。两毛钱在那时叫作2000元。

最令人惊奇的是打开橱门发现里面的两个抽屉里有几十张崭新的民国时期的钞票，面额是10万元和5万元的。国民党离开大陆前夕，钞票贬值到无法使用，被当作废纸了。衣橱的主人很可能就是破产了不得不出售家具的了？店家一直都没有发现这些钞票吧？父亲在买之前也没有拉开抽屉看看。国民党的钞票一九四九年后当然是无法使用的，当时父亲马上在围观的邻居面前把这些国民党钞票烧毁了。

那以后，一家人的衣服都有衣橱可以安放了。很快衣橱就塞得满满的，因为衣服鞋子帽子破旧了都舍不得丢掉，即使破布也保留着，可以用来缝补衣物，指不定哪天就要用到。下面两个巨大抽屉有20多公分高，母亲还把谷子放在两个抽屉里，那个时候的稻谷太重了！这两个抽屉不堪重负，早早就坏掉了。但是整架衣橱还好的。我们兄弟分家后，这衣橱一直都由父母使用。母亲1990年去世，父亲2009年90岁去世时，我们从衣橱里清理出十几二十双他们穿破旧的鞋子。

1975年春，我订婚了。城市里已经流行三开橱四开橱了，但是乡下还是看重传统古式的东西。那时的观念，家具不像现在轻易就淘汰，而是准备流传几代人使用的。我为将来的小家庭打理了一架眠床之外，还按照女孩家的约定，精心制作了一架双层衣橱，全使用榫卯，不用一根铁钉。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它还是坚固如初。

新衣橱近两米高，妻子虽然个子比我高，都得拿凳子垫脚，才够得着最上一层。妻子把最近没有穿的衣服放在最高层，经常穿用的放在二三层，上衣一层，裤子一层；大人的衣物放在左边，孩子的衣物在右边。下柜则放置被褥衣物。衣橱的上柜最下面一层是高高的踢脚，踢脚之间是三个外抽屉，装的是大人和孩子的日常用品和文具之类。一切有条不紊。

妻子只上过几天夜校，衣橱内的抽屉里，有一本她上夜校时的小读本。还有我们的结婚证书，订婚时的扇子等聘物，她少女时代有限的几张和几位姑娘的合影照片，她妈妈的照片，她姐姐的结婚照片。我们订婚结婚时没有合影，这是她最大的遗憾。抽屉里还有剪刀、尺子、针线袋子。袋子里装有不少妻子出嫁前自己搓就的苎麻线，莆田话叫“线啊线出来”，寄寓着子孙绵延不断，永远昌盛。当然还有祈求福禄寿财丁贵的红纸花。

我祖母的土格箱的箱盖的内面上写着祖父母一家人的生辰时日。我母亲的橱子箱内抽屉的底面下写着我祖父母和我们一家人的生辰时日。我家双层橱里抽屉的底面下记录着我父母亲我哥哥夫妻弟弟夫妻侄子侄女们和我们自己全家以及我两个妹妹的生辰时日。生活虽然艰难，那时也没有做生日的习俗，但永远不会丢失，总能惦记着彼此。

三代衣箱衣橱珍藏着三位少女的梦想，记录着她们的岁月人生，孕育的是几代人的生命，特别令人珍惜。

又是一年栀子花开

□张雪芳



郑倩 作

生活中的每一段光阴，每一片云彩，每一朵栀子花，我都想收录于记忆的一隅，细细反刍那每一个温暖的瞬间。

初夏悄然而至，老家门口的那株栀子花生机盎然、热烈奔放。那装满馨香的白色花朵又一次在枝头绽放，清风拂过，花瓣上的雨露垂落下来。这白色素雅的花瓣勾起我的回忆，花香在记忆里蔓延。

“栀子花开呀开……”娓娓的歌声夹杂着五月的风，吹醒了夏日里的万物。门口的栀子花树似乎也在酝酿着、积蓄着所有的力量，一个个淡绿色的小花苞开始在浓绿的叶片间偷偷地冒出来。小时候的我总喜欢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的栀子花树旁，托着腮、仰着头细数那些可爱的小花苞，看着蜂蝶在绿叶间穿梭。难道它们也和我一样，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满树的白花绽放的景象？于是，我那颗小小的脑袋瓜里，总是盼望着这些可爱的小花苞快点脱掉绿色的小外衣，绽放出白色的花瓣。

那天傍晚，我看邻居家的小姐姐把一朵胖嘟嘟的栀子花花苞放在装着水的碗里。我觉得纳闷，姐姐告诉我，快快要开的栀子花花苞养在水里，第二天花瓣就全开了，香气就会在房间里弥漫开来。

我一溜烟地跑回家，搬出小凳子，踩在凳子上面，开始一朵一朵地摘着那些静静躺在绿叶间的嫩绿小花苞。一朵、两朵、三朵……大大的，一朵也没有落下，看着小盘子里的花苞堆得高高的，我的嘴角不由自主地向上扬，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的小花苞啊，明天就可以看到你们开放的样子了。这样，我就可以带着你们去幼儿园，一朵送给老师，一朵送给同学……我的头上也要插满栀子花，肯定很漂亮。”我满心喜悦地端着盘子，把小花苞倒入装满水的水桶里。

夕阳的余晖洒在家门口，也洒在那个绕着水桶不停转圈的小女孩身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阿婆从田间回来了，看着掉落在地上的栀子花树叶，看着水桶里的花苞，再看看我那扑闪的大眼睛，脸上的皱纹顷刻间揉成了一团。隐约间，我感受到了阿婆严肃的神情蕴含的是什么？我小小的脑袋垂下来了，等待着阿婆的斥责。

当我以为暴风雨就要到来的时候，没想到阿婆却牵着我的小手坐了下来，摸着我的小脸蛋对我说：“姐呀，栀子花还这么小，还未长大你就把它摘下来，树妈妈也会心疼的。虽然它在水里也会绽放，但是如果它在枝头绽放的话，那么过路的人是不是也可以欣赏到这美丽的栀子花，闻到香香的味道呢？我们的花是给别人欣赏的哦。”听着阿婆的话，我突然想起往年这个时候，乡亲们经过我家门口看到一树栀子花开的场景，大伙儿总会夸赞“那栀子花开得多好啊！”阿婆也会从枝头摘下朵朵花儿送给乡亲们，婶子阿姨女娃们总会把栀子花别在发间，芬芳馥郁地在她们的发间飘散。

从小路上走过、从田埂上走过、从房前屋后走过，都有着栀子花的味道。

可是，我却把一树的花苞糟蹋了，难过的我眼泪开始滴答滴答地落下来。那个傍晚，在栀子花树旁，阿婆搂着我，用一句句温暖的话语教会了我，也让我深深地明白，花是给别人看的。阿婆的皱纹渐渐舒展开，就像一朵朴素的栀子花在我眼前绽放！

后来，我再也不做这样的傻事了。每年的初夏，我都精心呵护着那一树的栀子花。栀子花的花香，伴着我走过来的每一天。

岁月匆匆，溜走的是无尽的年华。阿婆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已经认不出所有人，但她依然记得初夏时节，摘一朵栀子花送给那些爱花的人。素雅温暖的栀